

百

日

BAI RI
YANG GUANG

江苏文艺出版社

阳光

范小青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33416

百日阳光

范小青 著



百 日 阳 光

作 者：范小青

责任编辑：吴星飞 黄小初

责任校对：诸 巍

责任监制：江伟明 孙 慧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5 印张 25.875

字数：670,000 199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含精装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163-8/I·1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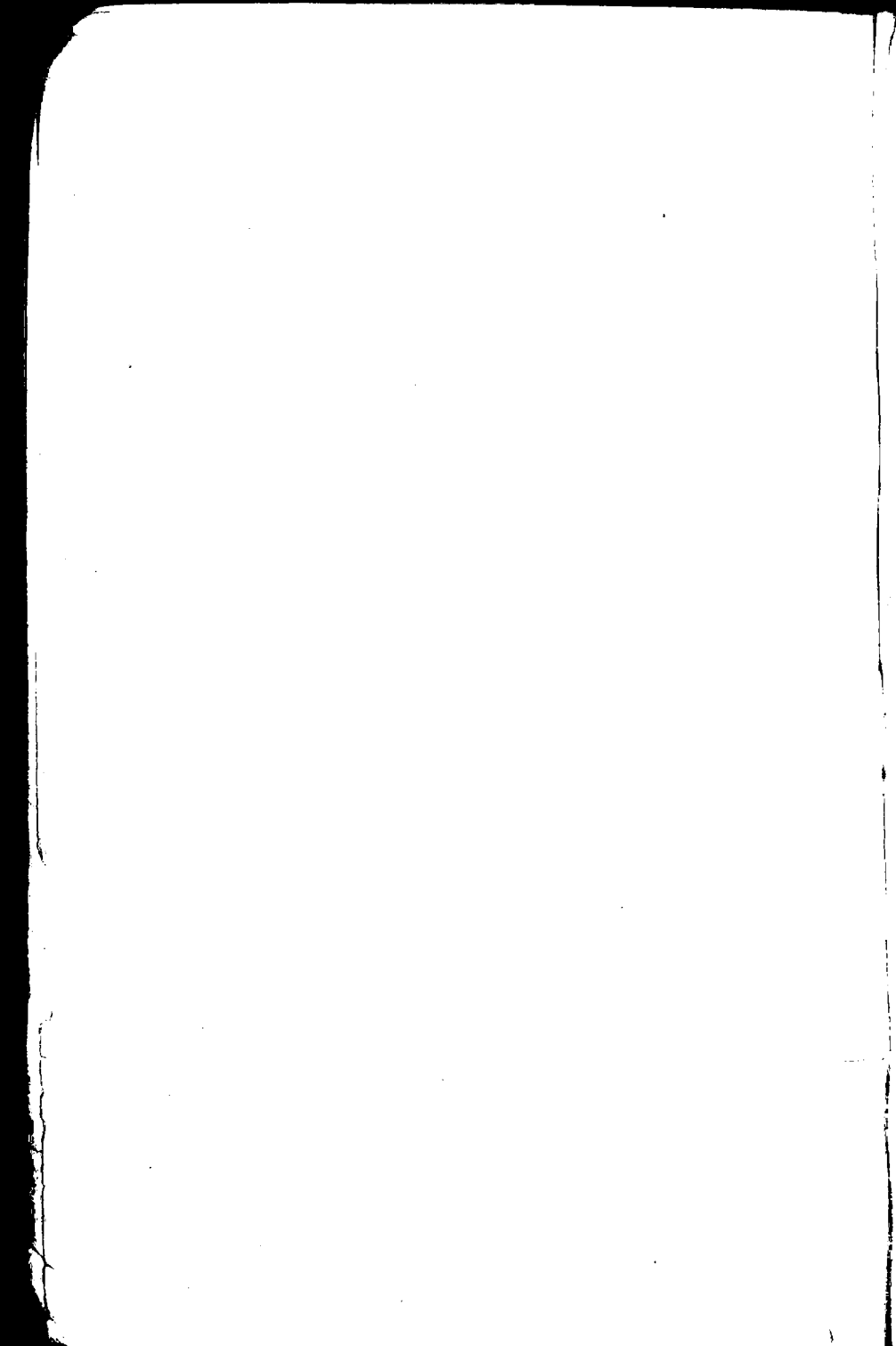
定 价：30.00元（平装） 46.00元（精装）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平江市新任市委书记闻舒走马上任之际,正是乡镇企业面临重大危机的关键时刻。平江电视台野心勃勃的年轻记者卢狄对平江市的旗帜、全国先进典型平泽县桃花镇拖欠集资款一事作了曝光,在全市引起轩然大波,桃花镇表面辉煌下掩盖的种种弊端逐一暴露出来。镇党委书记项达民被纷至沓来的麻烦缠得焦头烂额——将近年关,拖欠外地民工的工资发不出来,一场变乱一触即发;镇属名牌企业王桃食品厂由于出售霉变食品而在全中国声名狼藉;弟弟项小龙因其任厂长的明星化工厂被抵押而神经错乱;全镇支柱企业阳光集团因总经理情变出走而面临瘫痪;研究生毕业的镇长柏森林不安于位,时刻觊觎着一把手的宝座……与此同时,平泽县委向桃花镇派出了县纪委副书记尤敬华为首的调研组,使原本就纷繁复杂的局面更加波澜起伏。项达民征战于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无路可退的绝境使生性倔强的他斗志弥坚。桃花镇暗流汹涌,谁也无法预料项达民背水一战的最终结果……

第一部



第一章

下午三点，新上任的平江市委书记闻舒的奥迪轿车从省城出发，上了刚开通两个月的宁江高速公路，风驰电掣向两百里外的平江驶去。

刚进入冬季的头一个月，天色阴沉沉的，十分浓重，好像酝酿着雨或者是雪，其实，南方的冬天是很少下雪的。

半个小时前，闻舒还坐在省委书记张克峰的办公室里，张书记对即将走马上任的闻舒并没有多说什么关于工作上的事情，面对一个快速发展同时困难重重的城市，要说的话太多太多，即使是省委书记，也会有一时无从说起的感觉，他只是强调了一句话：中央、省里都看着你。

张书记是本土生土长的书记，闻舒则不同，他从平江出来，到省里，从省里到了中央，又从中央回来，回到他原来的出发点平江。闻舒心里非常明白，他不是回平江去过渡的，平江不是他的摆渡口。

平江，长江下游的一个中型城市，这些年来，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令人瞩目，到1993年，总产值一跃成为居京、津、沪之后的全国第四。这些成就，大半来自其管辖的六个县市的乡镇企业，平江的实践，使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知道，乡镇企业不仅给农

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同样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然而，如今，平江面临的困境已经和平江这些年的成功一样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最突出最严峻的问题正是曾经为平江描绘现代化蓝图的乡镇企业。

起始于平江农村而后影响带动了整个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苏南乡镇企业，闯过了船小好调头、船大抗风浪、船大好远航以及船队集团化的风口浪尖，一下子跌落低谷，迷失了方向。

闻舒脑海里，浮出了多少年来一直牢牢记着的一串数字：

1975年，平江农村人均收入137元；

1990年，平江的乡镇企业突飞猛进，农村人均收入5586元；

1995年，平江的乡镇企业亏欠到期贷款和各种借贷300多亿，20%的乡镇企业停产或破产，50%面临亏损，乡镇企业厂长自杀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主要内容，成为家常便饭，经济官司和经济案件多如牛毛，银行行长收不回贷款痛不欲生；

同时，以轻工产品为主的国营企业，仿佛一下子告别了辉煌年代，经济亏损，人心涣散，下岗工人的数字正在向六位数进军；

城市建设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城市交通几乎成为堵塞经济发展的肿瘤；

.....

车窗外的天色，渐渐地由灰变紫，往年的这个时节，初冬的太阳暖暖地照着，不冷的风温和地吹着，暖冬现象，已经成为东南区域的正常现象，今年怎么了呢，刚入冬，就有一股寒气逼来的感觉，难道今年会有一个冷酷的冬天？

此时此刻，闻舒内心，竟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曼图亚之胜。

滑铁卢之败。

不知怎么，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一胜一败的两个典型，突然从闻舒的脑海里冒了出来，后人更记得的是失败的滑铁卢而不

是胜利的曼图亚，是不是历史和人民更欣赏失败的英雄？

然而，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失败而活着的。

三十年前，闻舒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平江市平泽县下面一个公社的农高中教书，在那里一呆就是近十年。一直到1975年，一个意外的事件，改变了闻舒的命运。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命运，就是这样吧。

闻舒毕业于大学中文系，在农高中教书时，兼做镇上的通讯员，镇上有什么需要报道需要宣传的事情，大都由闻舒执笔写稿，闻舒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县广播电台里。闻舒写文章，观点鲜明，条理清楚，有说服力，县广播站曾经想借调闻舒，因为当时的政策，对下放的大学生还没有开放使用，一直未能调成。1975年夏天，闻舒在公社开会，听说了流水村的一个故事，受到很大的触动。

流水村是个桃村，最盛时期全村有桃树数万棵，但是，每年的产桃季节，却成了流水村的灾难季节，大量的桃子成熟，全村老少以桃代饭，也消耗不了产桃量的十分之一，无数的桃子在整个夏季烂在地上，蝇虫乱舞，病疫滋生。

流水村有个农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在村里插队知青的启发下，专门跑到上海，请来一位搞蜜饯食品的老师傅，到处筹措资金，创办了一个小小的蜜饯食品厂，将桃子制作成各种口味的桃片，又通过关系，打入上海的市场，仅一年时间，流水村就从全公社最穷的村变成了最富的村。

对新闻天生有一种敏锐感觉的闻舒，一下子抓住了这个新闻眼，立即到流水村去调查采访。没有碰见年轻的厂长，他到上海去联系销售业务了，但闻舒仅凭在村里的了解，当夜就写出了一篇有相当分量的文章，第二天送到县委办公室和县广播站。

在县广播站广播这篇稿子的同时，县委书记也读到了这篇文章，深受感动，立即决定，将当年的农村工作现场会放在流水村

开。

闻舒又写出了第二篇大文章，题目就叫《现场会在哪里开》，满怀激情地肯定了农民办工业的路子，并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的出路，是农村发展的方向。

文章被推荐到省报，省报在第二版全文发表，引起轰动。就在这时候，省委也召开了当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县委书记将闻舒的文章，作为平泽县的工作汇报，带到省里，受到大会重视，由大会安排第一个发言。

县委书记大会发言之后，全场热烈鼓掌，但在休会十分钟以后，形势急转直下，由当时的省委领导宣布，这是一篇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发言，省报总编立即在大会上作检讨，省委也当场决定，将全省的农村工作会议的后半部移到流水村去开，去开一个批判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场会。

此时的闻舒，已经被县委书记调到县委办公室来。县委书记作为批判对象，比会议早一天赶回来作准备，安排被批判的程序，一看到闻舒，哭笑不得，说，闻舒呀，你还是回去吧。

在流水村开第二次现场会的过程中，闻舒一直呆在农高中，到第二天下晚，有人到学校来找他，闻舒并不认得他。这位中年人也没有自我介绍，只是拍了拍闻舒的肩膀，说，你叫闻舒，我记住你了，就像我记住了流水村的那小伙子一样，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我也只对你说这句话：是真理，总有一天会被接受。

闻舒当时不知道这位中年人是谁。

1977年初，已经调到县广播电台工作的闻舒突然被县委组织部找去，告诉他，省委要调他。闻舒来到省委组织部报到，组织部的同志接下他的组织关系后，让他立即到办公大楼的三层去，省委谢书记在那里等着他。

谢书记就是那位中年人，他现在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

此后几年，闻舒一直跟着谢书记，到1982年，谢书记调中央工作，把闻舒也带去了。

一晃，已经十多年过去。

半个月前，谢老把闻舒叫到家里，开了一瓶酒鬼酒，和闻舒长谈数小时，闻舒很清楚，他的命运将会有一次大的转折，这时候，闻舒是中央体改委农工司司长。

果然，十天后，闻舒被任命为省委常委、平江市委书记。

平江怎么啦？

支持着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怎么啦？

闻舒的政治生涯，应该说是从宣传乡镇企业开始的。在这二十年中，闻舒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乡镇企业的实践，但是他的工作，却一直和乡镇企业有着紧密的联系。闻舒参加过许多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报告的起草，农村工作这一块，多半是闻舒的任务，也许正因为此，才会把他放回平江？当然，还有中央和谢老的信任，更重要的，平江的乃至全国的乡镇企业，确实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中央看着平江，平江的经验教训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回头看一看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找出由盛而衰的原因，寻一条再创辉煌的路，这正是中央和谢老对于闻舒的希望。

天降大任于斯人？

车速达到一百六十公里，因为减速玻璃的缘故，人感觉不到这么高的车速。路面平整，视野开阔，人的心情也跟着开朗，高速公路开通后，平江市的交通方便多了，原来去省城路上要走六七个小时，现在上高速公路，只需要两个小时。

汽车经过宁江公路线上第三个服务区的时候，闻舒拍拍司机许飞的肩：“小许，在这里停一下车。”

专程到省城接闻舒的平江市委副秘书长周怀说：“闻书记，这是金亭服务区。”

停下来休息的车很多，服务区建有一大群一层尖顶的房屋，一幢接一幢，连成一大片，有餐厅、超市、汽车修理、休息厅、厕所，放眼望去，令人心旷神怡，闻舒说：“这似乎不大像南方的”

村，有点北方的味道了，开阔，壮观。”

周怀说：“这种建筑群，是学习西欧的风格建起来的，听说当初还争论过。”

许飞说：“服务区快餐生意好极了，每天都排长队，听说最多的一天，用掉了五百斤大米。我排过一次，整整一小时，才吃上一盒盒饭。”

闻舒说：“质量怎么样？”

许飞说：“可以，就是贵一点，二十块钱一盒饭。”

他们一起上厕所方便，走进厕所，周怀笑着向闻舒说：“高速公路开通才两个月，平江已经有了笑话，说是哪个镇有个小老板，三天两头去省城办事，这一路上的三个服务区，每一个他都要下来进一趟厕所，实在是因为这厕所太漂亮太干净了。”

服务区的厕所确实干净漂亮，甚至富丽堂皇，飘散着淡淡的香味，闻舒笑了笑，问周怀：“这个金亭服务区，现在谁家在管？”

周怀告诉闻舒，金亭服务区原来是当地的一个乡管理的，最近由平江市一家物资部门接管了，情况一下子好转。原来乡政府只是停留在服务两字上，没有放开思想，认为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要想盈利恐怕比较困难，所以根本就没作盈利的打算和努力，由平江物资集团接手后，他们提出服务在先盈利为本的口号，并且落实了一系列的措施。

闻舒说：“如果在服务区搞一点简易旅馆，像早几年刚开放时，各地引进澳资快速建造的那种简易澳资楼，成本不高，也许会有效益。在欧美高速公路上，那种旅馆到处可见。”

许飞说：“闻书记，平江物资集团的老总我熟悉，我把您的点子卖给他，您收不收点子费？”

闻舒笑着说：“当然收。”

他们往车上走的时候，不约而同抬头看了看天，感觉到天色的压抑，闻舒说：“今年冬天天气预测怎么样？”

周怀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常现象。”

许飞笑了笑，说：“我来报一段你们听听，今天晴，少云转多云，有时阴，午后有小雨，雨量中到大……”

他们上了车继续前进，气氛活跃了，话也多起来，闻舒问周怀：“周秘书长，一个人若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了解一个城市的面貌，你看有什么捷径没有？”

周怀愣了一下。

闻舒强调了一下：“我是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周怀仍然在想，许飞突然说：“有办法，看电视。”

闻舒重复了一遍：“看电视？”

许飞说：“看这个城市每天晚上的电视新闻，短的二十分钟，长的三十分钟，什么都能看到。”

闻舒说：“看起来，平江电视台的工作做得不错。”

许飞说：“我不是说平江电视台有什么特别的好，但每天的平江新闻联播，二十分钟，应该算是比较全面的城市面貌，政治，经济，文艺体育，百姓生活。”

闻舒点了点头，说：“你这个点子不错。”

两个小时以后，他们顺利抵达平江，车子直接开到市里为闻舒安排的居所，南平饭店里的一座小楼。

决定闻舒调平江工作时，谢老曾经问过闻舒，闻舒的爱人胡萍的工作打算怎么安排，是留北京不动呢，还是一起到平江，闻舒毫不犹豫地，当然去平江。

现在胡萍的工作还没有最后落实，市里给闻舒准备的住房也还未妥当，闻舒暂时先住南平饭店。

到了住所，闻舒留下周怀和许飞简单地吃了晚饭，便让周怀去准备晚上七点半的常委会，自己坐到沙发上，点了一根烟，放松一下心情，眼光一下落到条柜上的电视上，想起许飞说的话，过去打开了电视，正是六点四十分，平江新闻联播节目刚好开始。

前面两三条重要新闻，照例是市委市政府的一些较大型的会议，闻舒从电视上看了看即将要和他合作的几位市领导的形象，没

有产生什么特别的想法，后面的一条新闻采访，是有关希望工程的，一开始就把闻舒吸引住了。

五月初平江团市委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手拉手活动，将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请到平江市来，举办生日晚会，记者跟踪采访了这些回到贫困地区的孩子，摄下了一组值得深思的镜头，最后发问：希望工程将向何处去？

闻舒笑起来，注意到记者的名字叫“卢狄”。

紧接着的一条新闻是平泽县桃花镇恢复明清一条街的消息，闻舒心头突然浮起一阵激动。

闻舒在桃花镇呆了整整十年，他在那里教书，写文章，因为《现场会在哪里开》引起了全省的轰动，受到批判，又因为《现场会在哪里开》被谢老注意，从而离开了桃花镇，二十年来，他再也没有回过桃花镇，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桃花镇，梦回萦绕，桃花镇如今已是全国闻名的先进乡镇。

恢复明清一条街的新闻很快过去了，桃花镇的重现，使二十年后回到平江的闻舒心头也重现了当年的激情和意气。

二

桃花镇是一座名闻中外的江南古镇，长期以来，由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一直是平泽县最差的乡镇之一。1983年，其他乡镇经济都已开始复苏起步，有的乡镇工业产值甚至已经跨在亿元的门槛上了，那一年，桃花镇人均收入只有117元，几连冠倒挂在第一的位子上。一穷了，毛病就多，大吃大喝，赌博，鸡鸣狗盗，计划生育老大难。当年县里流行这么一句话，叫作桃花流水东湖瘦，讽刺挖苦的就是桃花镇和另一个最穷的乡东湖乡。

当年年底，项达民被安排到桃花镇担任镇党委书记。

十几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1994年，桃花镇的总产值20亿元，创外汇2亿元，人均收入9892元，同年，桃花镇得了全国、省级、市级、县级大小几十个先进称号：经济发展，古镇保护，新区建设，财政税收，卫生乡镇，治安保卫，精神文明，计划生育……

流传出两句话：

没有桃花镇，就没有平江市；

没有项达民，就没有桃花镇。

似乎过分了一点，但是更多的人不得不服项达民。

这一天，著名的社会学家黄朴先生又来到桃花镇。黄朴是平江人，他的家乡平溪县玉溪镇也是一座古镇，与桃花镇虽属两县，却仅一河之隔。十年前，黄老回故乡，发现玉溪镇的经济已经开始起步，形势喜人，小城镇发展日新月异，但是黄老似乎更钟情于与自己家乡一河之隔的桃花镇。小时候，黄老和他的伙伴们，常常游泳渡河来到桃花镇，桃花镇给他的印象，比自己的家乡还深。这样，黄老的故乡之行又多了一个节目，过河到桃花镇看看。

那时候河上还没有架桥，若是坐车，沿乡村公路走，从玉溪镇到桃花镇要走近一小时，黄老不愿意舍近而求远，要坐摆渡船过来。那一天风大浪急，家乡领导都劝黄老不要坐小小的摆渡船，但黄老童心大发，执意上了摆渡船，一摇三晃地来到桃花镇。

如果说多少年后重回故乡，故乡的新貌使黄朴老先生精神为之大振，那么，多年以后重回童年乐园桃花镇，却使黄老心情沮丧，记忆中神秘古朴意趣盎然的桃花镇，已经如同一个垂暮的老人，全无生命的色彩。黄老作了一些调查，了解到桃花镇乡村工业寥寥无几，十八只小土窑，每年大约“烧”出二十万的利润。

黄老回去以后，夜不能寐，连夜动笔，几天以后，写成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文章题目叫作《不能不走那条路》。老黄例举了玉溪镇和桃花镇，将两个乡镇进行了对比，谈及乡镇工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不了解内情的人，都以为黄老在为自己的家乡骄傲，其实，黄老内心，实在是为他钟

情几十年的桃花镇着急。

文章发表，正是项达民到桃花镇上任的时候，项达民将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压在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面，一压就是十多年。

此后的一些年中，黄朴老先生经常回家乡，每次回来，行程再紧，他都要挤出时间到桃花镇看一看，可以说，黄老是眼看着桃花镇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眼看着项达民把桃花镇托上了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

黄老写了好些文章，介绍桃花镇的经验教训，使得家乡玉溪人吃起醋来，黄老哈哈大笑，说，好，好，这就是竞争，这就是竞争。

黄老和项达民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今天下午项达民在县里开会，听说黄老到了，提前退会，赶回来和黄老见面。

晚上，项达民在桃花镇最高级的桃花源宾馆内的桃花洲宴请黄老，镇长柏森林、镇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常金鹏都在座作陪。黄老和这些人早都熟悉，大家见了黄老，也像见了自家的一位长辈似的既尊敬又亲切自然，无拘无束。

酒席上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坐在项达民旁边，项达民向黄老介绍，这是平江市的女作家陶李。

黄老指着项达民笑着说：“错也，错也，陶李我知道的，怎么是平江市的作家，是全国著名的女作家么，应该是中国的作家么。”

陶李最崇拜的作家是鲁迅，她的文章，以犀利深刻出名，欲得鲁迅之真谛，是陶李创作的追求，也同样是她人生的追求，平时看事说话，自然比一般人要尖锐些，全面些，深层次些。酒桌上的各式人等，他们的言谈举止，当然一一被陶李尽收眼底，连他们心里想的什么，也都逃脱不过陶李世事练达入木三分的第三只眼。陶李向黄老看了一眼，她估计黄老根本就没有读过她的作品，当下一笑，道：“黄老，谢谢你的鼓励。”

以陶李的脾气和风格，她也许会说出一句让黄老难堪的话，但是她到底没有说出来，原因不在于陶李，而在于黄老本身。黄老

很慈祥，但在他身上，有一种不严自威的气息，在黄老面前，连陶李也得收敛自己的锐气。

黄老也微微一笑，又朝陶李看看，说：“你很年轻呀，我不明白，现在怎么有那么多年纪很轻的人，都做了作家。”

陶李说：“我不年轻了。”

项达民补充道：“陶作家下过乡，是插队知青。”

陶李说：“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下来补充点资料。”

黄老说：“有项达民的影子？”

陶李说：“有没有影子，小说会告诉读者，从我自己来讲，坦率地说，这基本上是一部纪实小说，只是没有采用纪实小说的名称。纪实的东西，黄老您知道的，麻烦。”

黄老说：“你不怕项达民和你打官司？”

项达民说：“我哪里敢和陶作家打官司。”

总经理常金鹏笑着插嘴说：“陶作家是吹捧项书记的。”

陶李说：“在你常总面前，谁敢说项书记半个‘不’字？”

常金鹏说：“那是，要是谁敢说项书记半个‘不’字，我第一个不答应，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黄老指点着项达民，半真半假地说：“项达民，你看看，搞得跟土皇帝似的，怎么，做了书记，有了成就，就说不得，骂不得？”

口气听起来是批评，骨子里却充满爱意，谁都听得出来，所以谁也没有很在意黄朴的话，都“啊哈”一笑。项达民指着常金鹏说：“这就是个吹喇叭抬轿子的货色。”

常金鹏说：“老实说，这世界上，我愿意为他吹喇叭抬轿子的人还不多。”

边说，边喝着酒，黄老酒量不大，但平时爱喝点白酒，所以每次来，总要开白酒，今天开的是茅台，酒香浓郁。黄老的秘书小纪是个爱喝而且酒量奇大的北方汉子，一桌上的人轮流向他敬了三杯酒，一闲下来，就说没人陪他喝酒，和项达民斗上，要和项达民决一高下，说来过桃花镇许多次，没有一次看到项达民喝